

《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八辑

目 录

编者的话

回忆爬雪山过草地

……………红军营长张其生口述 秦文义 邹兴林整理(1)

战争年代的回忆

……………红军营长张其生口述 秦文义 邹兴林整理(5)

红军路过盘县记事二则……………余兴洲收集(11)

红军坟……………毛德祥(13)

任弼时请先父给贺龙看病……………任天成(14)

盘县抗日组织简介……………叶德芳(15)

抗日时期的美军加油站……………余兴洲收集(19)

抗日时期盘县旧普安飞机场……………余兴洲 骆开选收集(20)

刘官器材库和监护队……………王家骥(22)

解放前夕盘县军警联合统一检查站的概况……………任天柱(24)

京滇公路周览团过盘县片断……………李廷辅(25)

从统计数据看国民党的统治……………杨正清(27)

“盐荒”纪实……………吴百朋(30)

老厂百人兵坟·····	彭泽让 (31)
盘县特区少数民族概况·····	柳光华 (32)
辛亥革命前后盘县之教育及其他·····	张适南 (39)
盘县女子小学的回忆片断·····	章希贤 (47)
盘师十六年·····	张汉昌 (49)
《从创办到立案之间的盘县中学》补遗·····	张凤祥 (56)
回忆盘师附小·····	黄德霖 许大中 (60)
忆解放前幼儿园·····	谭兴惠 (64)
盘中校歌·····	张凤祥词 白启荣曲 蒋寿辉记谱 (66)
盘县中医药概况·····	鄢宝善 王文德 任胃 (68)
文琴戏的来历·····	任胃 (75)
琐谈盘县织布手工业·····	余心海 (77)
老厂竹海的五次沉浮·····	彭泽让 (79)
盘县印刷业发展概略·····	马经祥 (81)
老厂竹荪·····	路仁良 (84)
雨谷沙锅·····	王载邦 (86)
忆瞿家成同志·····	曾克诚 (87)
万里归来话沧桑·····	访我县航空飞行第一人张 鑑 同志
	盘县特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采集 (91)
邓汉祥先生生平事略·····	龙学经 钱廷昌 (98)

张道藩事略·····	张道纯 罗 马	(114)
张道藩轶事·····	张道儒	(118)
张道藩与“密电码”事件·····	罗 马	(125)
张道藩一生私人生活的几个片断·····	龚兴让	(131)
学庄简介·····	董均荣	(133)
回忆胡汉瑞老师·····	许大中	(135)
刘金定轶事·····	刘仕贤	(137)
高溪樵轶事·····	骆开选	(139)
杨子白先生事略·····	谢敬箴	(140)
记黄宝华在盘师办的四件事·····	王家鼎 黄德霖	(141)
忆张曾复二三事·····	范有冀	(144)
张曾复除暴记·····	李继存遗稿	(146)
一耳光的风波——记王艺圃在贵阳打江师长··	王家骥	(147)
“刘月娥之死”与“曹知府断案”·····	李先培	(148)
我对清朝刑部一批示的见解 附批示原文····	李先培	(150)
一个劳工的歌咏·····	熊自难遗稿 熊继昭提供	(152)
鸦片烟赋·····	朱文科 陆广礼收藏 李廷辅 骆开选勘误	(155)
为碧云公园 荷花池作楹联·····	本会收集	(158)
认真贯彻政协第五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 积极撰稿办好《盘县特区文史资料》·····		(164)
《回顾盘县解放》第二辑及本辑勘误表·····	编 者	(165)

回忆爬雪山过草地

秦文义
红军营长张其生口述 搜集整理
邹兴林

一九三五年冬，我被保甲长派到火铺肖东哨去修筑公路，古历腊月二十六日，工区区长龙义丕、监工员邓占元对我们说：“每人交八块钢洋才能回家过年。”我们哪里来的钢洋？只好在工地上“过年”了。正月初三，监工向区长反映我们不做工，龙区长用钢钎毒打我们，把我们七人绑送到平彝所（现平关）龙区长家堂屋里跪瓦碴，从早上一直跪到晚上，膝盖鲜血直流。龙太太说：“你们不听话，罚你们三个月的苦工。”我们本想反抗，但没有办法，只好服从，才被放走，连夜赶回肖东哨。正月初四日，我们七人手里各拿一把镰刀走到监工面前说：“我们走了！”监工见势不好，只好将我们放走，到了两头河参加民工修桥。三月中旬听说红军要来的消息，受一九三五年红军经过盘县的影响，因此在工地上来自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四百余民工都不想回家，准备着参加红军。区长、监工听说红军要来，要想逃走，我们围住他要工钱，监工无奈，用鸦片烟抵给我们，我得六两，因我不会抽大烟，把大烟送给了鸡场坪团树林沈××，沈到了甘孜病逝。

一九三六年四月初的一天中午，四个穿着本地农民服装的红军来到工地对我们说：“红军打富救贫，为穷人打天下，穷人应该参加红军，愿意跟我们走的就跟我们走。”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高兴地参加了红军。即贺龙领导的二六军团。

参加红军的当天到了火铺，我被编入新兵连。第二天由火铺出发向昆明方向前进。部队到了陆良，已是晚上九点，我们新兵连编入正规连队，我分配到四十九团一营重机枪排二班当战士。由于部队缩编，是一个姓安的连长任我们的排长（后来安排长走出草地后被敌机炸死。刘指导员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从陆良出发路经块庄与龙云部队相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歼敌二千多人，我团伤亡三百余人，营长牺牲，姓何的同志任营长。为了赶路，我们主动撤出阵地。在撤退时，我扛着重机枪体，敌机轰炸，我被摔到烂泥塘里，草鞋陷落一只，我翻身爬起，扛上机枪体，赤着脚紧跟部队行军。六天后，部队到达云南后井，班长向本清（江西人）给老百姓要来几匹棕，我打了一双棕草鞋，一直穿到快出草地时烂得不能再穿了，才恋恋不舍地把它丢掉。

四月下旬，部队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休息一天，经两天的行军到达了雪山。

爬雪山前，刘指导员做了动员工作，並叫每人带点干粮，辣椒和大蒜备用。第四天夜一点，我们六军后卫营开始爬雪山。雪山的气候一日三变，初初爬山如夏天般的炎热，山越爬越陡，我扛着四十多斤重的重机枪体，没有水壶装水，渴得要命，宣传队在路旁鼓动说：“不怕累，不怕渴，克服雪山困难关。”我咬紧牙关跟上部队前进。爬上雪山的中部，像秋天一样凉爽。虽然有水，但水在深深的沟壑里，望得见拿不着，就算拿得着，如粪水一般，根本不能喝。

行军真正到了白雪皑皑的雪山了，气候如严冬，狂风卷着雪片往脸上打来，使人睁不开双眼，稍不慎，有掉进深渊峡谷的危险，我们排就有两个湖南兵坠谷牺牲。不能停步，更不能坐，坐下去就站不起来。由于空气稀薄，呼吸越来越困难。班

长叫把预备好的辣椒含在嘴里，呼吸稍好一点。刚到山顶时，我们班长向本清同志突然昏倒，我和另一个同志赶紧拉着他的一支胳膊，硬把他拖过了雪山顶，他才慢慢地苏醒过来。长征结束，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和他分别，一九四九年在河南郑州遇上了他，他已是一位师参谋长了。

过了雪山顶好呼吸一些，下山的速度也就自然加快。走了三十多里，在一个十多户人家居住的小村宿营，由于人多村小，不能驻民房，又没有被子，我穿的仍是在家时的粗麻布单衣、单裤，脚上穿的是草鞋，除了武器和装有五斤干粮的袋子外，一无所有。当天晚上太疲倦了，同志们背靠着背地坐在地上就睡着了。

下了雪山后，经过二十多天的行军，到达甘孜，休息了五天，又经七天的行军到达阿坝。这时上级给每人发了十来斤麦子，有的同志炒熟了磨成面，我因找不到磨就将炒熟的麦子背上了。可惜我的麦子遗失了，只有吃野草了，只要不苦、不辣就吃；见到前面部队丢下的竹头捡起来就啃。就这样又经过五天的艰苦行军，第七天到了窝坝，大家都断粮了。窝坝的老乡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跑个净光，只剩下空房子！古人云：

“一日无粮千兵散。”但我们是红军，是革命的队伍，铁打的英雄汉，没有散掉一人。第二天早上排长亲自带起我们去找粮，在一间空房中的牛屎里找到一堆粮食，没有袋子，我们用裤子来装。不料当晚我的眼睛突然失明了，这时河水猛涨，步兵连的都浮水过了河，我们机枪排的过不去，只得等待。由于我双眼失明，又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一旦掉队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悲观起来，放声痛哭。班长一再安慰我，第三天牵着我去看河水，奇怪，我的双眼又渐渐的看得见了。第四天随队伍过了河。

过河后休息了五天，上级指示要作好过草地的准备，並给

我们每人发了二十来斤麦子，我们找锅炒熟装好，第六天一早行军，进入茫茫的草地。草地尽是稀泥烂草，真难走啊！早上六点行军，晚上五点宿营，宿营时，都要筑工事，防敌人来袭击，宿营只能找有草疙瘩的地方背靠着背的坐着睡。早上行军前吃一小碗炒熟的麦子，宿营时只敢吃半碗，不足部分还是靠野草补充，尽管如此节约，不久麦子吃光了，只能全靠野草、皮带、草根来充饥了。开始进入草地的几天，每天行军九十来里，到后来，由于饥饿，体力不佳，路也难走，行程就减少了。一个个身体虚弱，稍不留心，绊着草疙瘩倒下去就难爬起来，有的立即死去。陷下泥沼去的也难活命。

经过四十多天艰难行军，终于走出了茫茫的草地，过黄河尾到达一个叫大沟的地方，由于脚长期泡在泥水里，已溃烂变型，不能走路了，休整三天，生火烘烤，稍有恢复，又继续踏上新的征途。我们机枪排八十余人，爬雪山时牺牲二人，走完草地只有十八九人了。

我们爬雪山、过草地幸运活下来的人，想起五十年前牺牲的战友，十分怀念，现在，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决不忘记他们的万苦千辛，他们的鲜血並沒有白流，我们要以红军为榜样，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永远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努力奋斗，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在雪山、草地牺牲的战友，安息吧！

战争年代的回忆

红军营长张其生口述

秦文义

邹兴林

整理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跟随红二方面军爬过白雪皑皑的雪山，走出了茫茫无边的草地，进入甘肃天水地区，又经几个月艰苦的行军作战（这时主要是和胡宗南部队打仗），一九三七年三月底终于到达陕北张礼镇，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四月中旬，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20师，我编在359旅7团一营机枪连一排一班当战士。这时才脱下离家时那套已破烂不堪的粗麻布衣服，换上八路军军装。从此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抗美援朝。现在只要回忆起四十多年前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战斗场面又展现在眼前。

一、难忘的会见

在张礼镇两次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第一次在三七年七月底，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来检阅120师；第二次是在同年8月底，毛主席来欢送120师上抗日前线；同来的还有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首长。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讲了话后，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也讲了话。会场上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震撼山河。当年生动的场面，扣人心弦的情景，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二、抗日战争

(1) 大牛店追击战

一九三七年九月初，部队从张礼镇出发，经潼关东，先乘船，后乘火车，一天，到平射车站下车行军不久，接到上级下达跑步前进的命令，任务是：穿插到大牛店附近的一个小村，消灭来犯日军。当一营赶到时，鬼子已离村二十多分钟，鬼子开了三辆汽车是来找“花姑娘”的，当他们找不到“花姑娘”时，就到处乱搜，遇到了三个小姑娘，最大的14岁，都被奸污。日军的兽行，激起了指战员们的愤恨，一鼓劲往前追，下午五时左右追到铁路，和从玉门关开来的十多车日军相遇，大概有300多名鬼子，双方接上了火。敌人在铁路南侧负隅顽抗，我们在铁路北组织多次进攻，直打到晚上九点多，敌人弃车溃逃。这次战斗烧毁了日军车十多辆，消灭100多名鬼子兵，还缴获一些武器和食品。我们也牺牲60多人，排长牺牲，副班长负伤。

(2) 攻打平射车站

大牛店战后，部队转入地方建设和练兵。一九三八年正月，我任三排八班副班长，二月二十四日，上级命令全团和其他友邻部队一道攻打平射车站日寇，任务是：切断日军太安府和新周之间的联系。据侦察人员报告：平射车站约1.5平方公里，站前是一条对面街道，驻日军千多人。当战斗打响后，才知当晚一点又增加到三千人。我们团于夜两点半发起进攻，当我们排接近街道敌人时，有几个敌人正在前沿房子里打电话，房上的鬼子兵在我们的突然攻击时跳楼逃跑，打电话的鬼子被我排尖兵冲进去用马刀砍死。接着就是大刀队，以手榴弹为主的爆炸队和刺刀队向敌人冲锋，虽然给敌人很大的杀伤。

但敌人火力强，我军冲上去和敌人肉搏战，我们班长负伤，我代替指挥。接着发起第二次冲锋，我的臀部受伤，由于战斗激烈，毫无感觉，坚持到六点钟部队撤下来时，我发现腿上有血，指导员一看说，你的臀部受伤了。马上叫人给我上了药，包扎了伤口，送后方治疗。

平射车站战斗是一场恶战，从24日夜两点半进攻开始，到六点撤除战斗，进行多次冲杀，因日军顽抗，所以我军也攻击得勇猛，是我对日战斗中罕见的，可说是“血水成河、尸积如山”呀！我们参战者脚膝以下全是鲜红的人血，横直不过1·5平方公里的车站，到处敌尸枕籍。同时我军也伤亡太大，其他部队不知伤亡多少，仅我们三连就牺牲百多人，一营牺牲四百多人。

这次战斗后，我到团卫生队去养伤，二十多天后，伤愈出院，回到四连任轻机枪班副班长。

（3）白水泉突围战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参加打晋西北张家口附近白水泉镇的战斗。这个镇是一个小城，有坚固的城墙，镇外还有街道。三五九旅第7团准备打下此镇，建立根据地。由于是夜行军，据说找错了向导（向导是个日特）带着部队转了一夜的大圈子，一营天亮后才赶到镇的西门，被动地组织进攻，开始就没打好，三连连长进攻时首先牺牲，这时我们班长带两个战士两挺机枪，刚一上墙即牺牲。我在墙下，敌人的手榴弹投在我的附近，副射手叫我注意，我立即顺手将手榴弹拾起掷到河里，但副射手即在此时牺牲了。我把他的子弹袋解下来背上，并向敌人猛射。确是一场恶战，贺营长也牺牲了，他原是红四十九团参谋长，部队缩编时来任我们一营营长的。

由于这次战斗没有打好，只得往镇南撤退，当撤离八里地

时是一座大山，日军对我们穷追不舍，我军就抢占此大山作为防御阵地。这时我扛着一挺机枪和已牺牲的副射手的全部子弹，虽然很重，但我奋不顾身的往山顶上爬，当爬到山顶时，已累得吐血，这时连支部书记任命我为机枪班班长。

为了突围，营教导员命令我们四连向敌人进行反击。连长姓徐，是湖南人，当他接到反击命令时，意识到敌情险恶，只能有去无回，命令我们机枪班掩护，全连往下冲，火铺的胡保生同志在我的后面，听到“哎哟”一声，我反脸喊他时，已无回声，他牺牲了。冲下山后，是一片开阔地，因敌人已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用机枪封锁了我连前进的道路。连长冲在前，首先牺牲。指导员接着指挥，负重伤，一排、二排长接着指挥都牺牲了，班长主动出来指挥反击，这样前扑后继和敌人拼搏，280多人的连队只有二班剩下5人，我们机枪班也只有5人，全连也不过十多个人了。最后还是二班那五个人占领了一个山头制高点，把敌人打垮下去，掩护全营突破日军的包围。撤退时，我背着指导员（党支书），他在背上要水喝，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怎能找到水？当背到一个小村子时，他就牺牲了。

白水泉战斗以后，即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五台山整训，我被抽到旅部学习了三个月的对敌工作，到本团一营任对敌工作干事。一九三九年十月任二连党支部书记，一九四〇年七月到教导队学习，一九四二年又回到原一营二连任三排排长直至日本鬼子投降。这段时间部队除打仗外，主要任务是生产，属于南泥湾大生产的一部份。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军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但我国军民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数参加过红军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和坚强的革命战士，在和日军的作战中流尽了鲜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

形象使日军胆寒，也给中国人民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的战斗诗篇。

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我所在的部队进入东北。一九四六年冬我们七团编入第十纵队，我在七团一营二连三排任排长，一九四七年三月和东北土匪打了一仗，三连伤亡很大，伤亡百多人，连长、副连长阵亡，上级任命我为三连连长。九月打四平，上级命令我连一要摸清敌情，二要救出九连（因九连被敌人包围）。我接到命令后，带上三个排长和几个战士，首先找到了九连炮班阵地，副连长带队跟进。九连被解围，但四平没有打下来，部队回到哈尔滨。

一九四七年七月参加打长春西郊机场，战斗十分激烈，伤亡很大，团司令部只剩一个团长，我连奉令坚守阵地，掩护全团撤退，坚守二十分钟，伤亡20多人。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参加黑山阻击战，气候寒冷，我们到阵地的第五天开始反击，反击前我连280多人，经一夜的战斗全连只剩下二十多人，连干只有我一人，排长全部阵亡牺牲。

黑山阻击战后，冬月底进关参加平津战役。平津战役结束，我们十纵队已改为四十七军，我调141师警卫营任副营长，一九四九年三月南下，经河南至湖北，四月底打下鱼苍城。一九五〇年八月我任警卫营营长，同时进武汉军校学习至一九五二年三月出校。十月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九五三年二月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在47军随军学校五队任队长（盘县特区严树明同志是五队下属分队长）。一九五四年八月随军

回到湖南礼山。一九五四年腊月上级批准我复员，在火车上过的年，一九五五年正月十三日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结束了我一生的军营生活，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建设之中。

红军路过盘县记事二则

余 兴 洲 收集

一

一九三五年三月廿三日，中国工农红军从鸡场坪、龙潭口来到盘关的关口，关口两边悬崖陡壁，当中只有一条狭道湾曲通到关口丫口，地形十分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个战略要地。大王家堡子恶霸王仲臣得悉后，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恐不安，于是派出得力打手王明清(二班班长)带领十二人枪，奔往关口丫口堵击红军。但红军先头部队早已抢占了关口丫口，架设机枪。王明清见了红军人多武器好，直吓得发起抖来，改变口吻说：我们是王大队长派来迎接你们的。红军以礼相待，与之握手，但不失其警惕性，红军把王明清的人隔开夹杂在红军行军的队伍中，走到木厂路边，红军令其集合，唯王明清手提十响枪，不参加集合，两眼盯着红军领队人，企图向红军开枪，被另一个红军击毙，其余十一人将枪丢下逃跑，红军亦不追赶，只把枪支拾起带走。

王明清被红军打死的消息，传遍江上一带，群众拍手称快。

二

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二、六军团，经过盘县亦资区的平关乡时，滇军郭汝栋纵队尾追赶到，红军抢占了文笔、云盘主要山峰，诱敌出村歼灭之。红军撤离平关时，后卫的五、六个红军穿过小八沟离朱家庙约三百公尺地方，

被敌人发现开枪，一个红军肩膀负伤，待敌军走后，他爬到朱家庙隐避。寨上老乡们得知，暗暗来到庙里看望，送茶饭，流了眼泪，张文辉（草药医生）给红军医治伤口，待红军的伤口好后，群众们暗暗把他送到安全地带（徐家塘），刘小贤等送给了粮和衣物，依依不舍，洒泪而别。临别时，红军紧紧握着张文辉老人的手说：“谢谢你把我的伤医好，救了我的生命。我的名字叫谢时光，湖南长沙人……”。

红 军 坟

毛 德 祥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滇军炸毁云南省平彝县（今富源县）东门桥，红军战士赵某某身负重伤，来至贵州省盘县平彝所（今平关乡）再不能随军前进了，部队领导将赵同志安排在龙家沟周学孔家养伤。当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派来的红军战士无比热爱，端汤送水，上山找药，细心护理，终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于同年三月二十六日逝世。当晚，周学孔、毛玉进等当地人民群众赶制棺木，次日，将赵同志葬于距龙家沟一里的长青山。

红军战士赵某某，与青山同老，他的精神永留人间。

附碑文

中国工农红军贵州毕节人
公元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去世

烈 士 赵 同 志 之 墓

公元一九五四年九月九日

任弼时请先父给贺龙看病

任 天 成

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军进驻盘县的第二天清晨，这时我才十岁，正和孩子们抢吃红军给的糖果，忽有院子里的谢大娘喊我：“有人找你家”。我见是两个身穿灰军装、腰扎皮带的人，其中一个戴眼镜，面俊白，约三十多岁；另一个戴长沿帽，挂盒子枪，面黝黑，年纪稍轻。他们告诉我是来请家父给他们首长看病的。家父立即起床，洗了脸随两个红军到了首长的驻地——书院。家父问戴眼镜的“贵姓”？戴眼镜者说：姓“硬”。家父听不懂，戴眼镜者指着桌上的布告说：“这就是我的名字”。啊！他就是任弼时政委。又指一指布告上另一个名字，再指一指病了的首长，他就是贺龙司令员。家父看看二位红军首长，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父亲看病回来的第四天，另外来了两个红军，把封好的东西双手递给家父说：“这是我们首长付给先生的脉理费”。家父说，区区应尽的事，何劳首长破费，执意不收。两个红军战士说：“这是我们的纪律”。家父见其心真意切，只好收下。两个红军走后，表哥王大双把封打开，里面包的是十块银元。

红军进驻的第五天，大队人马匆匆地走了，父亲却望着窗外发愣，又立即转过头来对大家严肃地说：“不许任何人讲出去”！随着时光的流逝，有时父亲也淡淡的提到此事，引以为荣。